

老子庸齊口義

全





老子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
 壺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
 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
 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
 ○朱得之通義云唐書老子喬出阜陶其後為李唐唐高祖初受降禪過臺祀太上
 廟是也老子所著書相傳名道德經又謂其騎青牛出關不知所終及考莊子書載
 老子死其友秦失吊之然則稱經者後學尊之之辭曰不知所終者方外士欲神其
 事而誣之也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先輩之擬若義必在此其
 詳見史記列傳○陶弘景真誥卷九云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
 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日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文獻通考二百一十卷云是
 補之曰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
 有八言八十一章道德之旨云云○宋學士全集二十七卷云老子二卷道德經德
 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
 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
 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二百七十
 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哉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
 百餘歲者果可信欤聘書所言大抵敘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以
 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云云○焦氏筆乘第三云老子本字書漢景時始改為
 經吳闕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儉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恣其心學
 飯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事物紀原第二云唐書高宗紀曰乾封元年二月己未追號老子太上玄元皇帝
 唐會要曰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號大聖祖八載六月十五日加號大道玄元皇

帝十三載二十七日如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日制謹奉上真元皇帝聖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真宗實錄云六年七月庚午制也紀年通載云大中祥符七年正月戊申奉太上老君尊號冊寶也○又武后記云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老子曰先天太后唐會要則云文明元年九月冊玄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二說未知孰是○萬姓統譜云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為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祕書省正字固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少卿言亦之藻及林公遇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褒贈以厲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號獻齋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橋等書行于世○莊子後序云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為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王局觀腐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林腐齋口義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按景定紹定淳祐皆是南宋理宗年號也○發題 與序同趙魏孟子序曰題辭○老子 史記列傳第一有老子傳神仙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双柱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遠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玄妙王女夢流星入心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華也考教象理達成聖學乃華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抱朴子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姓李 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事文類聚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佛祖通載第三云老聃父姓韓母曰精數孕八十一而生於李樹下因

以為姓○左傳注云姓者生也以此為祖父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旁支別屬則名自為氏○史記注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分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又子姓姓生也子之所生孫也故子孫謂之子姓○漫 韻會水廣頁○曰聃 史記云謚曰聃又許慎曰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故云余乎○正義曰聃耳漫無輪郭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楚國 史記云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云苦縣屬陳國○索隱云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縣屬楚故云楚苦縣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

老子屬齊口義發題

屬齊 林 希逸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

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為藏室史官周景王

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貴見於禮

記於夫子為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

老彭大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

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



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
在今亳州真源縣也○
晉大康地記云苦縣城
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
地也○藏室 索隱云
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
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
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
下因以為官名○周景
或說云孔子年三十一
歲已卯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昭公二十年適周
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
聃又關理志云敬王二十
年昭公二十四年夫子
年二十四歲問禮於老
子○祀記 曾子問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云云
鄭注老聃古壽考之號也與孔子同時石梁先生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矣○語
曰 論語述而注云包氏云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正義云老彭者殷賢大夫
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氏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
以文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又一日即

言離合之數或曰僖即老子非也僖與聃同音
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
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
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
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
數奇其章二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
四嚴遵又分為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
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

老子也崔曰堯臣也仕殷世其人南壽七百五十年王弼曰老聃是彭祖也○延
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為魯人之則後世之士
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
又不毀其可不畧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龜山集或問龜山曰說者謂老彭乃
老子與彭義非謂彭之
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
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
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
○嚴事 史記弟子傳
云孔子所嚴事於周則
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
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
鄭子產於魯孟公綽云
○過與 家語卷二曰
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
足多也○離合 史記
老子傳云自孔子死之
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
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曰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
百歲而復合七十歲而

肯乃至逐章為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
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
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
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
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言故晦
翁以為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
此書為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適為崇尚其言易
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

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也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又漢書郊祀志云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注孟康曰大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大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又史記封禪書云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昌堅按史漢皆謂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云然又封禪書曰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云七十與千七之年數天地懸隔未知何是矣○周室史記老子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抱朴子曰老子西游遇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

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卜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不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肯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寬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游以為有慈有檢有不為天下先特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那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客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繫辭易本義繫辭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之可附而自分上下云○河上列仙傳云河上翁漢文帝時結草菴於河上帝讀老子有不能解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

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為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脈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為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為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大過耳伊川曰

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子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論之語皆為揆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效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

解者且暮遇之也

王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即坐羅冉冉在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入下不至地何臣民之有帝乃下重稽首公授素書一卷遂失所在○尚偶 按奇者一三五七九偶者二四六八十也 字彙曰凡數及曰偶隻曰奇○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成都人作老子指版十四卷前漢成帝時人也下慈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老子博覽亡不通○陰道 易蒙引云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者為老陽陰主退八者退之極也故八者為老陰昌堅按以極陰數合極陽數則得八九七十二章矣○元宗 宋朝避玄改元見文公家礼注玄宗註老子號謂元御注翼云玄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瀟口老子廟中云邵若愚云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通義云分章莫究其始至唐玄宗改定章句是旧有分章而不定者是以有五十五韓非六十四孔穎達六十八吳草庐七十二莊君平八十一刘向又有不分章如王輔氏司馬君實者今以意逆志凡其意本托始詞復更端者固當自為一章至於語斷而意未盡與下文脉絡相貫者亦古文體也今一章之內時有此式如天地不仁章之類用是聊為區別○習尚 性理大全五十七云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云○諭 說文云諭告也从言俞声及其未悟告之使曉○勞攘 性理大全曰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朱子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搬說說不拘繩墨○西山 真西山也真德秀字景元四歲受書過目成誦

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延講義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奮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陰謀 史記齊世家周西伯昌之脫姜里飯與呂尚陰謀修德以頌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云云○道家 漢藝文志老子在道家者流○東坡曰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云○崇尚 性理大全五十七曰舉世崇尚之○誕 韻會云妄為大言也廣韻欺也增韻詞放也○異端 論語註范氏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是也○通義云老子尚道德而黜仁義黜仁義黜其跡也世儒黜老子未究其蘊也竊嘗為之說曰道者無方之仁仁者有象之道仁而不道者有矣未有道而不仁者也故通義之指歸大約在此而世儒之說不能悉與之弁亦望虛心者因是而有悟也○可非 莊子秋水篇云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往往 文選甘泉賦往往離宮殿以相燭注往往言非也○韻瀆 三蘇文集曰蘇轍字子由小字同叔洵次子為人沈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而有秀傑之氣與兄軾同登進士又同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閉下侍郎致仕居許州號穎濱遺老卒謚文定所制有古文五千餘卷及詩傳春秋傳古文樂城集行於世云宋元符三年庚辰作老子註四卷○近似 楚辭後語卷二曰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語脉 碧巖第三曰天下人詰他語脉不得○窒礙 朱子語錄卷十七曰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云云說文曰窒塞也又曰礙止也廣韻距也增韻妨也阻也限也○與佛書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左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僧道全全輒咲曰皆佛說也云云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天下 莊子天下篇曰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若乎何之忽卒河澗萬物畢羅莫足以版注云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二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下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

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假人莫知其所假宿也○
無爲論語曰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不爭
論語云子曰君子無所爭○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尚書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大過易云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伊川曰朱子語
類曰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胡文定孔子通
記曰胡安國字康侯宋人後謚文定謝良佐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太冬巖雲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三寶天下皆謂章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
天下先云昌堅按老子非有三寶之名大公望六韜所說之三寶大農大工大商也
且又孟子有土地人民政事之三寶○唐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
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炫聰察不役知能而已蓋善用之
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小下堂而單
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關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
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皮膚性理大全
朱子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云按皮膚謂淺處
○堅又按正宗贊達磨傳道副得皮惣持得肉道肉得髓云云又晉書曰衛瓘得伯
英筋索靖得伯英肉蓋此文法乎○妙處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
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殿議小學嘉言曰卿黨以爲殿議注殿儀謂殿抑而議論之○韻會曰殿損也
謫也抑也○韻會曰議謀也評也謫也○從來碧巖卷三曰德雲比丘從來不曾
下山云○未了佛書往往有未了底字○杜詩曰齊魯青未了○殿案碧巖卷
一曰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細據款結案而已○真所謂莊子齊物論
曰萬物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注云使萬世之後誠有大聖

老子庸齊口義發題終

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遇之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
也○韓文十七與馮宿論書云昔揚子雲著大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
無害也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歲竟未有揚子可歎也○文選袁宏
三國名臣序贊曰千歲一遇賢知嘉會

道可道 宗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迺後世蓋非退於道真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李贄老子解云不知而自出之者常道也常道則人不道之矣舍其所不道而必道其所可道是常道也非常道也有生而自別者常名也常名則人不名之矣舍其所不必名而必名其可名是常名也非常名也○翼曰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恒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微意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飯也陳景元曰大道之邊有水路曰微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有名為讀或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以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有常無常有為讀者有無欲有欲為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以不當以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蘇子由註夫道不可道况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李息齋註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于念念迂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盡是之謂常○武城王氏億曰常者不變不滅之謂真常之道體本虛無不受變滅故不可以言語形容不可以名狀指擬才落名言便屬形迹未有形迹終敗變滅又曰名則言之命物者如仁義禮智之類是也○清淨經曰大道無形生首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無名 老子億無名者道也莊子所謂常無

有周子所謂無極是也自本自根生天地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道所生之一也德也莊子所謂太一周子所謂太極是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萬物之母○李卓吾老子評云諸家皆於無名有名讀又於有欲無欲讀又以微為竅誤矣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如此讀而可也○常無欲 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意欲如此而不六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無欲也安排而擬議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然惟此常道也本無欲也而我以無欲觀之便是自然然而衆妙之門以啓可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便非自然而衆妙之門不啓又安能而不落於微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如此讀而可也○性理大全曰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包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若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妙微

老子庸齋口義上

庸齋林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太旨皆具於此其意

王弼解妙謂始也微謂終也○筆乘曰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玄之 蘇子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眾妙之所從出也○呂吉甫註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僧德清曰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之工夫也老子之學盡在於此

蓋以為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為義禮者不可以為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為夏秋者不可以為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

邊之詩則已落第二義矣○仁義 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云堅按仁義禮智之說本于蘇子由註矣○春夏成冬為安寧卿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為言斂也斂之仁也秋之為言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太極 上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正義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寂然 又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義云易無思也無為也者任運自然不關心慮是無思也任運自動不須營造是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為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昧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為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

遂通天下之故者既無思無為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千變列子周穆王篇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究竟金剛經究竟無我分第十七云云○圓覺經下曰究竟成就云云○伴伴朱子語錄卷三曰文公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伴伴去理會云○廣韻伴分次也○翠萃證道歌云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顯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泮泮蕩蕩招殃禍注所招殃過不可言說譬若大海泮泮蕩蕩無有邊表○韻會云草深平曰莽杜預曰草生廣野莽莽然又屈原賦草木莽莽又曰蕩蕩法度廢壞兒又廣平兒○禮記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鄭注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莊子齊物論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注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有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層也列子所謂有大質有大素有大初亦是此意也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妙萬物易說卦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注神則無物妙萬物為言也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

理會 小學書言日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注理會謂深求玩味之又曰理會猶言識得

天下 陸希聲注夫人之所謂美惡者皆生于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陸農師注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散斯

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微微即禮記所謂竅於山川之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狀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文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也○列子黃帝篇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一人美其一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又莊子山水篇有北語○呂註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于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者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鐘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鐘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息齋註聖人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王無咎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為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

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息齋註聖人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王無咎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為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

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于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

○林子曰或問事矣而曰無爲之事其幾何以處之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幾何以行之老子道之不可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已南面非所以處無爲之事乎無隱乎尔非所以行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註空寂 謂空空寂寂佛書性往有之 相壽

韻會尋仍繼也左傳干戈相尋 辭其勞 抱朴子臣節篇日出不辭勞入不數功 易曰坤 上繫 云乾知天始坤作成物始在於氣故曰知天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 下也不與焉 注言其不以恒爲樂 書曰 說命中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 注自有其善則已不矜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隨矣 禮記月令疏雜比曰音單出曰音

不尚賢 三輔圖曰心懷智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蘇註尚賢則民取于不若而至干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下無有而至干盜見可欲則民患干不得而至干亂雖然天下知二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弃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呂註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賢藏志而骨者賢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貴非上之所貴則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爲無爲而無不治也○林子曰舜之禪堯也而堯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爲之於無所爲以輔萬物之自然亦故曰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之伐商而反商政也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生之舊政故能

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大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論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不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

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兼何為法較若畫一而參成之守而勿失豈非因耶是乃黃帝老子無為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無垢子曰虛其心者無思慕計較之念也但以神氣相守實其腹者腹者內也內懷道德抱一守真以養命也弱其志者柔弱低下不好剛強而安其神也強其骨者養其骨力不使虛耗而全其形也

○註陶懌 尚書大禹謨云帝曰來禹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飽以食 堯時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在於我哉 思慕 後漢書黃香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 繩柱 淮南子齊俗訓云禮義飾則純朴散矣 機功 莊子天地曰功利機功必忘夫人之心○孟子盡心上曰為機變之功者無所用耻焉 紛紜 韓愈進學解云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紛紜 列子力命篇曰紛紛若若隨所為注紛

紛多也 天古之 韓愈原道云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天過 說在干鹿

道冲 翼曰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群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是處其先而云似○德清曰此讚道之體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蘇注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離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而聖人能全之推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

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為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

治也皆以無為為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

老子經上卷

十二

恐其與物異也○呂注心
出而人物為礙挫其銳而
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
其紛而勿擾銳挫而解紛
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
者塵之外在光不礙故稱
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
塵不殊故同之而不異夫
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
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
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
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
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
存也○林子曰何以謂之
和其光而明乃尤之體也
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
也若辨於公山弗擾之在
春秋厥其為塵也大矣召
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豈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故更築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王非不塵也而狄解公則仕女王至柳下惠之
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規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用歎其下流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有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
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
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
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太宗師也
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礪而無圭角也解其

矣萬古清風是亦特繫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邵升注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
紛矣光者所以辯稱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人言○老子曰或曰似
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入也故不得已為
之形容如此○嚴君平曰冲以虛為宅和以無為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
○註冲虛 賈公彥儀禮
序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
以表其虛 大宗師 莊
子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
法天法道法自然也
磨礪 韓文九一石鼎聯
句云磨礪去圭角長潤著
光精○前漢枚乘傳磨礪
砥礪注礪亦磨也○小學
嘉言曰以無圭角為相歡
愛注無圭角謂去方而為
圓 紛擾 朱子語錄十
二曰成紛擾率未已也
秩然 韵會秩次也
有條 善盤庚上若網在
綱有條而不紊 不垢
心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微注 張祐

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
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和其塵此佛
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
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
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
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
故曰象帝之先日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
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地氣之上昇氣入則如天
氣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
也元氣得以昇降索篇亦
中虛也風氣得以出入人
之一身鼻為天門口為地
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
昇經曰鼻口通風氣喘息
入命門○程氏遺書曰問
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
仁如何程氏曰謂天地不
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
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
也

○註天仁 齊物論夫太
道不稱太辯不言太仁不仁
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如冠帶又曰視天下悅而歸已猶知草芥

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
辭其責矣蓋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
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
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
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况用
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
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
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

至德 莊子天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草芥 孟子離婁云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六韜盈虛云奇怪珍異不視

會云慘毒也感也憂也慚也又曰刻痛也剝也又云慘擊刻薄也太史公曰申韓其極慘刻少
恩注用法慘急而鞠擻深刻○後漢書和帝記云吏行慘刻不宜恩澤○性理大全云程子曰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
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又曰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
然其原乃自老子來

每句 莊子法蔭篇云天
下每每大亂云注每每常
常也 默然 史記吳起
傳云默然良久日屬之子
矣 子曰 見論語陽
貨篇 鼓舞 易繫辭鼓
之舞之以盡神昌堅按鼓
舞出入之四字概作文之
妙處 國者以 堅按河
上公之事乎河上公曰多
事害神多言害身不如守
德於中育氣養言也

谷神 德清云此言道歸
以狀上章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之意也○翼谷喻也
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

言子曰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
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
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
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微妙莫測故曰谷神此能
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
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
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
多變文以叶韵非取義于
一字之間也知是謂玄牝
則讀此如七以叶上句且
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
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
付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
之門則失之矣○杜道堅
註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
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
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
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
以聖人稱古所謂稱建言
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
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乳
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蘇注谷至虛而猶有形容神則虛而無
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此生萬物而謂
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
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如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一說云谷養也人

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人鼻北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
味從口入藏於胃○陶弘景真誥卷之五云太素傳者道書也學此應奉太上老君上清真人
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道也老子所謂谷神是也
○註至妙 性理大全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
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
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
生生之意焉○易繫辭生
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
生陰其變無究

天長 呂註長短形也久
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
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地
以形運者也嫌不足于時
故以久言之又曰身者吾
之私也後其身死其身則
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
成其私○林子曰夫天也
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
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
而其所以至乎其氣者是

此章乃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
却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
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
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此虛而不實者
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
故曰根綿綿不絕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
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
前二章詞

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
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
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
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息之意天地之生萬

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
不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
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
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
之所謂身者身也聖人不
以其身為身而聖人之所
以為身者太身非身虛空
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
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
先而存者非太身之身乎
余於此而知聖人無私也
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
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
天地之教自予至亥有十
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
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
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
○品粹了凡云萬形有榮
枯而天地無存亡故曰天長地久○兼雲峰評云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心而成治聖人之
心一天地故以天地喻聖人

物自然然而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
人之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
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
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
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
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
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
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註無私 杜甫詩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又云寂寂春將晚飲飲物自私 真空 大明
○入理章曰有真空有願空空劫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為天地之宗此真空也

王善 蘇註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
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
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
兼七善而無尤○宋甫注言天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水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
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
又未必能泯于物也水之
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
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
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
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
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
人處繁彼或處穢所處益
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
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
以為上善也居善地七句
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
實○淮南子曰天下之物
莫柔於水然而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究
遠淪於無涯息耗極益通
於不啻上天則為雨露下
地則為潤沢萬物弗得不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
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
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
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
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
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

老子經卷上 上七

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
生而無所私澤及岐嶢而
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既
德施百姓而不費○老子
億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
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
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
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執
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
不誑言善仁也正以理入
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
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
動善時者住止久速各當
其可進退存亡不失其正
也○吳注尤謂怨怒象人
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入
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
德清曰此言不爭之德無
往而不善也

○註至善 大學曰在止於至善 无怨 論語憲問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解者 堅按爲水之上善七者蘇子由呂吉甫河上公之說也 牽強 朱子語錄卷十六曰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又二程全書漢儒牽強附會不通云

持而 翼云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
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持司馬作特碑本作各成功逐身退○元澤注
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多又曰至人藏
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冥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
持盈以爲慎揣銳以爲工
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
舉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
尚乎是○林子曰盈虛消
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
道之自然也故曰不中則
不能其功成矣各逐矣日
之中矣能無中而必失之
慮乎月不滿則不能虧功
成矣各遂矣月之滿矣能
無滿而必虧之慮乎鬼神
不信則不能屈功成矣各
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能
無信而必屈之慮乎余於
是而知功成各遂而身退
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
也○清虛子云陽極而陰
生窳極而害至○無垢子

濕不以入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
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
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
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
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
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
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
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

者多以此爲水之上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
子之本意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
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

云石崇雖富後遭晉帝之誅金玉豈能常守也又曰韓侯雖貴而有未夫之禍富貴驕奢自遺留下殃咎也又曰功成名遂知足知退合天之常道也如子房歸山爲仙范蠡歸湖爲賢○德清曰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

○註驕盈 後漢書丁鴻傳月滿不虧下驕盈也○近思錄警戒篇云驕是氣盈也 子細看 杜詩醉取茱萸子細看

載營 載營乘也營如經營營之營自虎通曰營營不定見是也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訓營爲魂爲衛爲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載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况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除如水之濯除如蕪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不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書前六

盈之意也揣洽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不宰是謂玄德

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魄

及養也長上聲宰制也○筆乘云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即爲魂任著則魂即爲魄如水凝則爲冰冰泮則爲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跡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爲無滌除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爲一入道之要執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問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口不噉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

專氣致柔是同一是別曰五
子所言立本故曰至人至
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
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
在真息也息字從自從心
○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
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
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
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
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
玄者此也○司馬溫公曰
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
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
不勞而成○林子曰何以
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
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
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
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按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即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於無所不知
而能守其無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集解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
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
百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無

○註安一載字 說文安
止也 謎語 字彙謎彌
計切音祿隱語也
蕩滌 文選東都賦百姓
滌取盪穢而鏡至清
不垢 心經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
交感 韓文卷五曰交感
旁暢聖賢以生

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管輅爲一離而言之則
魂魄爲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
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
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
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
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
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
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真則必有分別之心無

垢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
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爲而
爲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
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
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喻緣此等
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說者誤世
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爲知則
抱一矣生之玄妙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

宰制 柳文卷八曰宰制

聽斷漸於訟息

網論橫說○莊子徐無鬼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版六張

三十 翼轂古木反輪所

輿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為利轉也當平聲然始然及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埴和埴也和水土燒以為陶也半門曰戶牖窓也○吳汪輻輪之輻也輻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埴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為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戶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室者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輻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

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二物為喻○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車之用以其車中之無有以為用也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車之時一皆無有也而器而室亦復如是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大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亦太無也○集解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為貴也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德清曰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性理大全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埴是一例語其掌思之無是轂中空虛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牽柄上木管子家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祿管子中空又可受牽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極始得其環中以為應無窮亦此意也

物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然而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軸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埴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員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器

五色 鳩摩羅什曰不知

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聲
旨何異為腹猶易良其肯
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
自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
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
目視外故曰彼腹實內故
云此○蘇注為目目貪而
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
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
性之凝于內者也○無垢
子曰五色者青黃赤白黑
也因目視五色則心亂神
移不見無相之相無色之
色猶如盲人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因耳聞五音則傷精損命失所無聲之色由聾人五味者
鹹酸甘苦辛也因舌貪五味則心欲性喪不知無味之味使人口忘言心忘道也因貪馳於事
物境上則氣散神移形勞心亂失却清虛妙道使人顛狂心無主宰因貪求財貨傷身損神妨
碍德行也○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為腹不為目蓋腹惟知有飽與饑已尔若五色之足以悅
目也而腹不知也五聲之足以悅耳也而腹不知也五味之足以悅口也而腹不知也至於所
謂馳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知也今先以為腹不為口者言之可以例觀其餘矣百穀並
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謂無不厭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眾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
穀之所並陳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葱薤油醬之屬雜而採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
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
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尔
而其味之美惡也惡得而
知之○德清曰此言物欲
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

○註釋絕 抱朴子博喻
篇曰青萍豪曹劍鋒之精
絕也

寵辱 異曰貴天患若身
當云貴身若太患例而言
之古語類如此○蘇子曰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
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
太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

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
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
此

目盲謂能感視也耳聾謂能感聽也口爽失正

多小

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
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
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
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
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且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得之若驚寵亦驚也失之若驚辱亦驚也○呂注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魏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羅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筆乘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情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浮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夫王子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為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為下自解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

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無垢子曰爵祿權豪乃身之大患世人貴重如身命○德清云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品粹曰寵辱俱自外至本為最下而人反以得失驚其心是貪外物而不知愛身也

以為貴是不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註提起 碧巖第三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十柄毒 好惡 莊子至樂曰異其好惡 患得 論語陽貨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寄託 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誥故混而為

視之 品粹游園云無色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無聲曰希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李約註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誥故混而為

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
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于二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皦無下故不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時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群有無不理矣○蘇注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

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冷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二十九史曰不皦者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不昧者在天下不昧昧闇冥繩繩者動行無旁極也不可名者不可以声色形容之○德清曰此言大道體虛超乎声色各相思議之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

○註解者猶一堅按李約無垢子滿園皆分別希夷微之三字
拘泥 柳文卷六曰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
俯仰 蘭亭記云俯仰之間以為陳迹

一其上不可皦其下不昧繩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

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有此抱泥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

則故有常存也○品粹曰
不言虛而每曰小盈者乃
恐人之累虛

能散不新成 希逸

能散不新成 呂吉甫

能散不新成 子由

能散不新成 王允譯

能散不新成 王純甫

能散不新成 邵弁

能散不新成 二十九史

注 散作蔽

○註不知 詩大雅皇矣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容與 楚辭九章船容與

而不進 注容與徐動見相

如賦翱翔容與 注閑適見

遲圓 後漢書恭王傳光

武不忍遲回 又作徘徊不

進見 庚猶 楚辭九歌湘君云君不行兮夷猶 注夷猶猶豫也酌會不行見 渾然 集昌

黎文序秦漢已前其氣渾然

之不清撓之不可量之

後傳曰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止也 天威 孟

子萬章上孔子之謂集大成

致虛 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常

即常道之常以其為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象父父故曰父○集解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

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物以之靜損之又

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

欲盡而性可復矣○司馬

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

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安

而虛道自來居○老子億

致虛而至於內不覺乎一

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

一萬慮皆遺始可謂虛之

極矣致虛既極則守靜自

篤非有兩事也故虛曰致

靜曰守云○老子解曰虛

者道之常靜者道之根學

者所以貴於虛靜也然致

虛守靜而不極不篤則猶

有虛靜者在未也惟至虛

極靜篤然後即萬物之並

作而能觀萬物之彼命則

凡物之自無而有者可知

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舒散也若冰之將釋

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遠也

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

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

也安之而又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

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

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

虛也故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

澄之 後漢書列傳四十三黃憲傳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

徐徐 孟子盡心上子謂之徐徐徐云尔 優游 後漢書馬

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

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蔽而不新則千

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

蔽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父没

也又能知夫芸芸而生者仍復歸根而靜則凡物之自有一而無者可知也蓋靜者命之所以復而常道之所自出也知此者是為明道靜極而光生矣知此者則能有容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此而公而王而天皆容物者之所必至而明道者自然之驗也何足怪歟由此而道自我出則天且不足言矣不亦久且安歟此虛靜之極致也○蘇注致虛不極則有未下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下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焉也又曰萬物皆作于性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德清云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

○註致知 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注致推極也細注推之以至極處 紛紛 列子力命篇曰紛紛若若隨所為注紛紛多也○二十九史芸芸者葉盛貌 圖極 大極圖說云

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是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

妄想 圓覺經上曰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 妄動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令軍中無得妄動 天子 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而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乃道又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

太上 莫不知有之一作

下知有之今從其初清本

與初清本作太上不知有

之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

為民不知有其上也○諸

子品節注云太上下知有

之諸家解曰下天下也上

古之時天下但知有君而

已似為穿鑿下字疑作不

字太上不知有之忘言也

無毀無譽世道既衰則親

之舉之畏之以至侮之○

老子解曰太上無為而不

疑其下故下之於上但

知有之而已而亦不知

上之所為也其次則不然

夫為民上而使民親譽已

可鄙矣况於長且侮乎此

無他皆信之不足也○陸希聲注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何

有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

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寵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言謂之誠

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信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矣言謂之誠信可乎故道德既隱仁義乃彰

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

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

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

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

仁義不行形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斷離為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吳注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背輕易出口○德清曰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故欺偽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彼太古之治也

○註商人 檀弓下云有

虞氏末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末施敬於民而

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

大禹征苗已掌誓師誓非

始於殷也禹會諸侯於塗

山會亦不始於周也此言

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則始

於殷周耳細注畔其言未

足為甚疑者眾於是為甚

焉 猶夷猶也 按是四字恐行文因前有此註解故傳寫誤之歟 安然 證道歌語勢動靜體安然 帝力 紀政綱目前篇堯紀云五十載帝遊康衢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

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愈下矣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為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為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兮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

日月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大道 翼不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一說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蘇注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定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是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信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紂也淵澤之魚相煦以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王介甫曰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干已之君謂之忠忠干他人謂之叛○呂注偽者德之反也○德清曰此本上章言世

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言之意也○堅按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

絕聖 蘇注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言矣故絕聖弃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惡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于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慈功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

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

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

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
則不行故絕巧弃利盜賊
無有○筆乘屬如莊子屬
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
也素未受采樵未斲器此
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
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
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
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
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
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
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
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
意而但知其絕而弃之根
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
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集解見素者外見其質不
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
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
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
○註周禮 周禮十二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
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謂合聚一州之民也

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
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
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
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
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
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今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
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

絕學○翼唯上声阿鳥何
反皆應声唯恭而阿慢也
荒廣遠也怕古泊字靜也
兆如龜兆之坊動之微也
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
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
乘乘今兮無所歸無住者
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
餘皆分外也享太宰登春
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
人皆有餘遺夫也池如渾
池之池無知也一作純小
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
及頭不知痛痒也古謂都
為美郊為鄙食音嗣食母
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注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

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
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我獨
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
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

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巳而無以_レ之則以_レ圓書方以直書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_レ主不學而不_レ少多學而不_レ亂亂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窮于所聞而無以_レ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老子德天非日無以_レ煜物人非學無以_レ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為而無不為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為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以異于入者以此○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_レ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摧德撻性內慾五臟外勞耳目暴習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遺而不為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

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林子曰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央已也食母一本作食於母○二十九史曰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董思靖曰或曰唯阿同出于声善惡同出于為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賊殺_レ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忘者之所為然學者直須_レ于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為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于下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息齋曰學不至_レ于無所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教也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以無學為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至于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_レ二而遺其_レ二得_レ于此而失_レ于彼則必以得為喜失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源未始_レ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未必至于太異○古人曰此章多用象人我獨字屈原漁父辭本

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
貴求食於母

為道日損為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
論學則離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
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為勝惡是猶曰唯勝阿
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為
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

不可為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
不畏之若皆以為不足畏則其為荒亂何所窮
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
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
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
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
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

於此

○註荒亂

柳文三十卷

曰荒亂耗竭

窮極

後

漢書揚震傳曰彫修繕歸窮極巧伎

豁達空

傳

燈錄卷世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又曰萬象森羅

影現中二顆圓光非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

招殃禍注豁達空者乃西天外道所修斷滅空也撥

因果者一向著空撥無因果也又曰既落斷滅之見

所招殃禍不可言說譬若大海莽莽蕩蕩無有邊表

故云莽莽蕩蕩招殃過也

大牟

古文真寶聖王得賢臣頌曰卷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牟之滋味

注太牟牛也 知識 韓文十六曰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

贏餘

小學嘉言曰存贏餘以備不虞

渾沌

渾沌不聞通之良又在干莊子應帝王篇

儼然

說文儼音

注贏亦餘也 止宿 後漢書張禹傳云車駕連日止宿

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然而無所止宿此即

後漢書張禹傳云車駕連日止宿 儼然 說文儼音

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而我其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真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爲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

孔德 翼孔大也窈烏乎反恍惚窈真皆不可見之意鄙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真便是精非窈真之中更別有精張平

叔曰窈冥莫測是真情是也土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万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入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蘇註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呂註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不惑常而不變未有加于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乎闕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德恍惚窈冥皆幽深微渺不可為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變文叶韻與詩賦相似逐句而為之說則鑿矣閱歷也衆甫天地万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以知衆甫為道所閱哉正以道跡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遊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堅按衆甫字義有兩說子由希逸林子德清皆言甫美也萬物之美也吉甫息齊野侯無垢子皆言甫始也群有之始也天地萬物之始也又按諸子品節注閱歷也甫與父同男子之美稱衆父者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甫耳○德清曰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

○註室礙 意義見于序 真空 見前之第七章注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

室礙矣唯恍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為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

曲則 蘇注目不自見故

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
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
乏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
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
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
爭終之宏甫注夫人無不
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
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
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
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
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
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
之故以繩為直而不知其
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
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
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
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
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能得敵之能新舊之
盈枉之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式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由此觀
之學道者可以及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
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為長不爭者人必不與爭皆曲全之

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
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
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
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

道也嗚呼能全而取之者果誰乎○筆乘一少之極也林子曰少莫少於一○講義一者人之
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上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氣之一一氣之
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為生數之根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
一也○林子曰學以不爭為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
不自伐不自矜則亦何爭
之有秋氏無諍三昧而孔
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
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
也故道德屋言之○德清
曰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
道全德備泉美皆具者蓋
由虛心賦道與物無競故
象德交假也○堅按此章
之意屈信往來之義也尺
蠖之屈為信其身也龍蛇
之蟄為存其身也長直之
木有折傷弱垂之柳無損
折之意也

○註細釋 前漢書谷永
傳云燕見紉釋云師古曰
紉音抽謂引其端緒也
因式 荀子堯問篇今之

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
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
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總釋作兩句也一者虛
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
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
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心而無所爭於天
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却提起
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奇處

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
伐論 大禹謨孔氏注云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疏曰
自言曰賢曰矜自言曰功
日伐 欠闕 朱子語錄
五日朱子曰果無欠闕事
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

○希言 翼飄風疾風也
驟雨暴雨也自且及驟為
終朝自早及莫為終日風
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
伯所謂尤則害承乃制也
○蘇注言出于自然則簡
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
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
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
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
可既此所謂希言矣○呂註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筆乘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
然而老氏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
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祝氏之所謂也老聃明
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

天地之與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
它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
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

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焉能固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
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德清曰此章言聖人忘言軌道與時俱化也○品粹曰奈
且曰不矜不伐以順其自然之道希言乃無言義也不曰無而曰希是聖人妙語也○又曰道
者同於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謂與道同也下註同意○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
言哉老子言不道即故不
自勿言而言希言昔老子
之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
然為教而人遂以道之自
然而為下頭套子之資尔
故戒之曰希言自然豈不
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其
自然之道也而况於人乎
○老子億從事於道者以
道為事即抱一者也下三
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
之人也德者有德之人也
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
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
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為之而亦不終朝不終
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
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
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

隨順 圓覺經下曰種種隨順而取至靜○韓文十六日隨順之不以累千其初

信得及 碧巖第二曰若見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

跋者 翼跋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跋張定曰跨立欲增高則又害其立行欲增則又害其行跋者贅也

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贅贅出乎形而侈于性是也惡去声處上声○息齊註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跋足越千行曰跨立而跋立必不

及行而跨行必不長○林子曰跋者舉踵而望脚跟着地也跨越也贅行行之贅也○河上丈人曰貪穉慕榮進取功名如人跋立則不可久長又曰自以為貴矜誇於人如挾物而行不可久進也○無垢子曰此章誠人自高自能也愛高慕能有道之人不居自高之人如舉踵而

立尖脚而望祇可暫時不可久長自能之人如挾物而進不可久行自見已能是蔽其光而不得顯彰自取其功則失功於人則無功也好自高大者不能長久自見自是自代自矜之人在汜國汜家之道如殘食供人癩癩之疾皆不愛也此等之人當權在位自高遠賢故無有不畏惡也有道之人不居自高自能之所○德清曰此承前章言好辯者不能持久猶如跋跨之人不能立行其言用智之過也

○註易曰盈 易乾象曰尤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程傳云盈則變有悔也

長物 小學第六曰文中子之服儉以絮無長物焉注無長物謂稱用而已無多餘者也○後村詩老子平生無長物

駢拇 莊子卷三曰駢拇枝指出乎性乎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注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駢拇枝指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侈刺也翼云駢拇足大指

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足不著地曰跋跋而立則不能又跨者兩股不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則為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

老子經卷上 三十一

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

有物 莫混渾通先悉薦
反強上声介甫曰寂止也
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
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
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
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
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
通曰不殆○蘇註夫道非
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
來非善非惡混然成其
于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
○李約註道大天大地大
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
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
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
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

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
淪天地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既根而復命○老子德凡天下有形之物終既變滅故說地
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壞而凡其他乎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始無可始
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太母也聖人食母食諸此而已矣○

老子德自其周流無滯也
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不
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
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
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
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德清曰此承前言世俗之
士各以己見已見為得曾
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
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
也
○註行建 易乾象曰天
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
追逐 後漢書平叔傳曰
追逐奔北

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
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
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
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
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
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
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
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
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
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

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親附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鼓舞 易繫辭鼓之舞之

以盡神云堅按鼓舞之文謂作文之妙處

反求 中庸曰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發揮 易乾卦文言六五發揮旁通情也○本義發

通猶言曲盡○正義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言六五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也○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孟蘭盆經疏記註發謂為之發越揮謂使其流布

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朴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為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

重為 翼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王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

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輻莊持及古音凡言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輻車在後輻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輻車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

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注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宏甫注有輻重則雖終用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物皆出於地是重為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而群動皆取於地是靜為

躁君也王者法地居重以馭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

也

可謂奇論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著於輻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

不著於輻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

也

也

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央矣水火風雷凡天下躁動之物未有不取欲取藏於地者○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若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多夭腐○德清曰此誠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神之意也○品粹曰榮觀謂宮闈燕處庠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林子曰榮觀猶言壯觀奇觀○註離麗 易離卦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安行廣居 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孟子滕文公下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廣居仁也 臣服 朱子語類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躁也離麗也其肩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

善行 翼瑕王珙也譎直華反也等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捷其偃反也門水也橫曰關豎曰捷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蘇注乘理而行故無迹應時然後能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筭筭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雖

靜無重矣而况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筭策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之而不失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二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弃人而人安得不取我乎夫救人于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息齋行夫者無迹言未有無

取計未有非善舉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筭算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老子解曰自謂有法可以救人其入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物者善結無策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矣○老子億人之簡擇凡以為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人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德清曰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

○註混然 劉子安瓊篇曰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混雜也 滑疑 莊子齊物論曰是故滑疑之輝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注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疑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輝明也聖人之心其所生者未嘗有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堅按

龍掩藏也記曰掩而充裏曰襲○襲明者言藏其明而不露也 師範 揚子法言卷第一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柳文卷二十七曰足下昨和縣王師範 善人不善人 堅按論語曰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與此句意相似孔老一致可以觀焉 襲人 劉子適才篇曰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臣善能運術故無棄材

藥物 開仲見詩春到人間無藥物人心安得似東風

知其 莫守保守也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或法也或焚也凡全也長上声制裁斷也割分裂也○呂注雄動而雌靜雄剛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聖人雖異於眾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入可以救物其於八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入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為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

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為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

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
雄守其雌則雌靜致柔和
而不相者也故為天下
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輪于
汗海受而不拒輪而不積
物之能通而無逆者也能
通則常德不離矣又曰白
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于
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
為水于數為一知其自守
其黑不受萬物之滌若晦
若永終之干抱一抱一則
能曲能枉能窪能散故可
以為天下或○老子億此
章爰文叶韻及覆吟咏亦
與詩賦相類○林子曰雄
剛強也雌柔弱也自明顯
也黑昏昧也榮尊高也辱卑下也谿谷眾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之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
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焉之○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其知真能
也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按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為也
養而無為也○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性理大全朱子曰老子之學知其雄守其雌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自守其黑為天下
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式復於無極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
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
守辱無歎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谿谷
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

為天下谿知其自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天下
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德清曰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為難而以
守道為要妙也

○註歌詠 歌詠者歌羨之義也詩大雅皇矣云無然歌羨 洵歌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樂情
以狗物也

開斷 中庸序曰從事於
斯無心間斷

形而上 易繫辭曰是故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云張子曰形而
上者無形體故謂之道
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
之器無形迹者即道也如
太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
即器也見放事實是也
官天地 莊子德充符云
官天地府萬物○口義云
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

為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
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
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
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
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
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履職亦
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
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

其職而巳 一官守 孟子
子公孫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

將欲 翼取如左氏取吾
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
約東綏更之之取為治之
也可馬溫公曰為之則傷
自然執之則乖通交喻音
許一音虛羸力為反載始
也又任載也隨許規反去
上声陸農師云去甚慈也
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
下先也○呂注神無思也
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
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
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
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千人魏舞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
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老子解曰天下神器也安有神器而可以人力
為之乎故欲取天下而為之者皆廢也吾見其不得矣○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
响而温或吹而寒或慈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覆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

之隨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為之者煩勞而物
愈擾也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德清曰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為官為長當任其
為無事而不可有太過也○薛註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
泰惟因其自然而巳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奢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
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
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
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
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
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
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
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蘇注聖人之有天下非
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
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
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
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
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
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
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
服者而况天下乎
○註人力 中庸三十一
章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
矣此亦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
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覆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

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
而強為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辭
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
為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
有道者之於物行若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
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
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隨者聽其自隨
是皆自然而然而巳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

云 噓吹 說文曰噓吹也 一日出氣急曰吹 緩曰噓

過當 前漢書程鄭傳云 然其難得 過常於熾蓋云

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 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 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而不見他文字奇處 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 翼好去声 還旋通 彤曰師象也 處上善善即有道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 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丁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 果而勿於以下五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 矜自恃也 伐夸大也 驕恣肆也 已止也 早已言不也 蘇注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定

靈齊潘泰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所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耶 果夫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呂注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 出乎尔者及乎尔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敵者也 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克敵之謂也 此出于不得已非所特以取強也 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 果而勿驕其勢 其果常出于不得已 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 老子解曰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 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 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 物壯則老此天道也 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耳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矣 不敢以取強焉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 是謂非道 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 則非知道者矣 何者 兵凶器也 我以害人 人亦將以害我 故曰 其事好還 用師之地 農不得耕 則荆棘生矣 用兵之後

已去○息齋注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德清曰此承上言聖人不為也甚故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

○註強兵 六韜上賢曰富國強兵 兵凶器 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

好戰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求勝 孫子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果行 易象卦象曰山下出泉蒙君以果行育德傳曰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

急急 柳文卷四十四急急如律令

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為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

夫佳 眞佳謂佳之也温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吉處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声補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氣軍人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息齋注兵不可往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辯奇正其言詳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戰成者有已未有嗜殺入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老子億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西方盛德在金主殺者也故言禮貴左所以見其好生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

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為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

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
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
心可見○德清曰此承上
章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
甚言兵之不可尚也佳兵
乃用兵之最精功者謂之
佳兵凡善用兵者必其心
於殺入兵益佳而禍益深
故為不祥之器歷觀古今
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
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
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
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
者不處不租有道者不處
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
○焦弱然序老子明道之
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
為談兵而作豈其佳兵能
戰之言天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
誦也即無之而不亦可知也○三略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
義若夫江河而激燭火臨不測而捨欲隨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湯大物也夫
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講義之章以佳兵為不祥之器矣范蠡

亦以為凶器矣天道豈欲以是而害入哉不得已而使聖人處之也聖人亦以不得已而後進
宜其合於天道也○詩小雅裳裳者華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
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疏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太總不遍言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
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
所殺故為陰也以能事於
多故皆重言以見象也○
品節注云君子居則尚左
而兵事則尚右左陽右陰
吉事陽而凶事陰兵喪皆
凶故屬陰而居右也上將
軍為用兵之主故居上將
軍之勢出入皆用喪禮

○註戰爭 後漢書仲長
統傳曰無天下之分故戰
爭之者競起焉

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
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
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之

此章全是以兵為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
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為佳此不
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
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為之且君

子之居每以左為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
以兵為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
而後為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為尚恬淡無
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
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為喜則是
以殺人為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
入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
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

求勝 孫子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息於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道常 王輔嗣注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功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寬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兵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往各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正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與海非汗海合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降故曰猶川谷之于汗海也○蘇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王輔嗣注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功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寬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兵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往各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正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與海非汗海合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降故曰猶川谷之于汗海也○蘇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王輔嗣注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功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寬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兵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往各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正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與海非汗海合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降故曰猶川谷之于汗海也○蘇

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異之故曰不敢臣為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

川吳氏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
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
而為泰和同謂不乘異也
故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
均平 三畧下曰使人均
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危殆 中庸序曰或危殆
而不安

知人 翼云羅什曰在生而不死曰壽○陸農師註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
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
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蓋蜩之
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地之蛻已腐而其地未嘗喪何則其直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化

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
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
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
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
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
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正則不殆矣川谷
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
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于火不過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不墜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
蓋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
有能之而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息齋注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
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蘇注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
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
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
而又可以及入也力能及
入而不能及我能克已復
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
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
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
而當挾不足之心以處之
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
爭而自強不意物莫能奪
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
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
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
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
也○德清曰此因上言侯
王當守此道無為故此教
以守之之要也○陳眉公
曰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
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
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
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
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

雖死至今知之是得死而不亡之道

註用九 後漢書仲長統傳角知者皆究角力者皆負 謂之克 堅按顏淵之克已復禮之意也

志勝氣 志氣意義詳見

于孟子公孫丑上篇

大道 蘇注汎兮無可無

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

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

者必將各之以為己有世

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

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

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

為大之心則小矣○呂注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

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

者非天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息齋注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

如在左右○筆乘可各于小亦言不可各小可各於大亦言不可各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

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老子解曰變養萬物而不為主則常無欲則無謂之小可也

然雖不為主而萬物自往歸謂之大可也不為主故不為大萬物歸故能成其大○德清曰此

言道大無外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前候王能守之效也○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

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弥高弥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故曰其可

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賴道以愛養之

而道則未嘗為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為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

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大

也又曰無名之樸且不可

以不名之其曰小者微乎

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而

又曰天者何也蓋盈天地

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

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

知中焉諱道之大也則曰

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也

則曰天下莫能破此亦道

德之旨也

○註蒙頤 昌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至宰 圓覺經下曰由有

無始本起無明為已至宰

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

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

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

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

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

大故能成其大

○息齋注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筆乘可各于小亦言不可各小可各於大亦言不可各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老子解曰變養萬物而不為主則常無欲則無謂之小可也然雖不為主而萬物自往歸謂之大可也不為主故不為大萬物歸故能成其大○德清曰此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

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蒙賴

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

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

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

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

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

意

【執大】希色注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任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孔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果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為之歡饗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蘇注道非有無故謂之太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呂注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知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德清曰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

註張樂 近思錄家道篇曰張樂以為樂 設饌 後漢書范滂傳請設饌以饗之

【將欲】其欲音吸敏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邪原作國今從韓非本○蘇注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功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功於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時故以柔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

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勢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
傾相輒而吾獨柔弱以待
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
吾以不校生待其斃此所
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
為此以勝物哉知執之自
然而居其自然而老子
德曰將欲云者將然之辭
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
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
事有吉凶勝伏之理故物
之將欲知彼者必其已嘗
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
已然者則可見能據其已
然而逆觀其將然則雖若
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
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
微明則微而明可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察敏退優游自得如魚之小
脫于淵是也何謂明其微然此理以示人肩譽格尤借寇盜蓋如以邪之利器示人是以莊子
法儀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為大道放雉竊之則為縱
橫揮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刃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性理大全程子曰予奪金張理所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
之意喻歛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與必有
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
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
也言雖微而其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
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

有也而老子之言非此與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意乃在乎養多權詐之術也又曰康節
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休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休用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休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休用也○按六韜守土曰無
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奪而不終其世

○註便宜 後漢書王莽
傳云梁復以便宜進軍

王篇故勸切燿光也

道常 異道常言道之太
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
曰萬物將自實言道之變
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
鎮者靡定之使不動也羅
什曰心得一空費用不失

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
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在於我若自
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
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
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萬物從化伏邪歸正○希
 聲注道之所以為常者以
 其弊無名故無為用有名
 故無不為侯王能守此始
 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
 而天下正又曰此篇以無
 為為本無不為為用而統
 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
 妙用也○德清曰此教入
 君乘流救弊之意○林子
 曰真常之道本無為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矣何為之有惟其無為
 也故能無所不為下文遂
 言聖人無為而無不為之
 道

○註相尋紛紛 皆見于

前

安安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注安安無所勉強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
第三章之詞
 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
 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
 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
 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
 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拈上句化字說
 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
指取物
 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

功處也

老子庸齊口義上

老子之經卷上



上德 翼無以爲以用也仍一作抗夫音符前識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正
○蘇注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
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
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
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
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
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
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
也○息齋註仁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
亦無爲亦無以爲降而爲
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
有以爲爲不失宜爲而未
失又降而爲禮禮者理也
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
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
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
得謂之德德在入謂之仁
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
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
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
而禮自然之次也○宏甫

老子庸齊口義下

庸齊林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
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
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老子經卷下



註無爲也而亦無爲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爲之而實無爲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韓非解仁者謂其中心傾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賤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昇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也故曰禮以情貌也○筆乘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嚴君平解曰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愛萬物博

施無窮謂之仁人理髮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集解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之也視仁義爲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分爭之能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老子憶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又老子憶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玉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所言道乃萬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爲體而德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爲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太上其次之論無爲而無以爲即無爲而無不爲

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爲是無心而爲之也下德之有以爲則爲有心矣既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以仁爲上德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爲下德也老子之學以禮爲強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爲愈下矣爲之而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

為用故道尊無名德重無為故道言有無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

○註國世 楊子法言第

六曰或問禮難以強世曰

抑揚 禮蒙示曰佛日抑

斷制 莊子徐無鬼篇曰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譬之猶一規

正當 碧巖第四曰正當

恁麼時○易否卦象曰太

人之吉位正當也

脩飾 論語憲問曰行人

子初脩飾之注脩飾謂增損之

由中 桓子地黃曰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

人偽 莊子漁父曰惜乎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

前言往行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傳云在多聞前古

聖賢之言與行

務外務內 列子第四仲尼篇曰務外遊不知務內觀

晉之 翼裂破敗也發發

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

慶音厭顛仆也數上声○

息齊註孔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

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

生侯王之貞極其致無不

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

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

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為出於人偽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為智則非道之

聖賢之言與行 務外務內 列子第四仲尼篇曰務外遊不知務內觀

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為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為禮而為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

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
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
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蘇
註一物也物之所以得為
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
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
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
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
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
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
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
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
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
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
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
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
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
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
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
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軛轂會而為車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
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天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在焉
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球球貴
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德清曰此言道無為而無不為以明無用之用為大用
欲若大者當以無為而治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
道可一而高而盡也其為物不載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地其能外
此不二之一以爲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
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
不二之一也○清庵云自
車身高不忘本也故車之
名作無一名車者故我之
一身無一名我者較較一
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
也

○註安靜 後漢書橋玄
傳曰遊境安靜
言毀 易上繫辭云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易可見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消滅 後漢書劉陶傳云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

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爲貴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
賤爲本高以下爲其是以侯王自稱孤寡
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
車不欲球球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
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
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

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
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易言毀也發
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
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廢顛也處貴高
之位而無此則顛廢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
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
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爲貴無下何以能高下
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

孤寡不穀 曲禮下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其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注孤者特立無德之也○又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或注寡人者寡德之人也○又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注穀善也

非乎 莊子辨拇篇云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曾曾子也史子魚也與字誤 呂吉甫註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 國 會玉兒 除目 莊子則陽篇曰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外注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

反者 異及復也須後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及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蘇註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知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動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老子解曰探本究源深根固蒂而之動不可察矣其始甚微其後乃鉅其初甚柔其後乃大

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為輪為轂為輻為衡為軾遂無車矣車遂為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碌碌

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國 會玉兒 國 會石轉突也

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良

而道之用不可究矣天地萬物莫不皆然○息齋註天下萬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干無有則必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干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集解道之動以復為本故反也者道之所以為動也道之用以弱為常故弱也者道之所以為用也○德清曰此承上章以明道為天地萬物之本也

○註良師 易說卦云長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長程子曰長止也生也止則使生不止則不生此長終始萬物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

【上士】 翼倫苟且也淪羊朱及變改也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往感貸何成速歸於道○筆乘上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為者也勤於此則勤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勝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善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笑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蘇註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太白若辱者使自而不受汚此則小而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小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惰而實楚也質真若渝昧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太方無隅全其太方不小立圭角也太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太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太象無形○目之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事者也而道之大全

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妙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

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代不足物之類，足以成者如此。○老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所以大笑也。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况明道若昧，十教語亦皆無為，而為正言而若反也。寧能，不為下士之所大笑耶。○德清曰：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無垢子曰：此章前謂人之形名雖同，心念不等，後教依道匿德，藏名而修，真也。上等之人，聞道之後，竭力便行，而無退屈中等之人，聞道之後，且信且疑，似行不行，下等之人，貪猥多欲，見道守柔，謂之懼怕，見道淳朴，謂之愚魯，故大笑之下士，猶進而小見理，故大笑之不知道，無進也。若以下士為然者，非其道也。古人有建言明道之人，若愚昧而無曉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大道，則無分別，乃和光同塵，與眾同類也。上德之人，虛而容，物如谷之寬，大槩自之人，若獨汗，不顯其情，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切欲為而不取，為也。建立

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所以能建立，即是密而不露，質朴之人，若偷淺不明，矧曰守黑而已。大方正之人，無委曲轉彎，直捷而已。道德玄微，乃無形之形，不器之器，不名之名，不可速成，且永千年不消，而成水晶，松津，萬年結，秀瓊瑤，功用漸積，久而方成，至宝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雷霆，發則有時，豈常聞哉。太法象質朴，而無形道潛，而無名道，雖無形無名，善能假借與萬物精氣，且成就也。○老子解曰：道之無名，如此而物皆賴之，以成，豈非善貸乎。夫貸者必有貸於人者，必償，今無有而貸成而不償，善貸矣。○註退之 韓文卷十六 荅李願書曰：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楊子法言君子篇曰：昔子願淵以退為進，天下鮮能。皎皎詩自駒篇曰：皎皎自駒，食我場苗，注皎皎，潔白也。○古文大宝錄曰：勿皎而清，健立。後漢言袁安傳失信於所建立，於無功。○朱子語錄卷二曰

疑又以為有，又以為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卑惟最下之人，以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為喜，况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楊子所謂以退為進也。夷

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爲

論變 易預卦象曰有渝無咎傳曰有渝變可以無咎矣

東西南北 佛書云迷故

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本來無東西何處有南北

法象 易上繫辭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推以及人 大學明明德

注云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大成 孟子萬章下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云

成已 中庸二十五章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道生 翼云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自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背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暖而冲氣運乎其間矣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鍊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祖老子猶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王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三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万物和氣聚而生万物○吳幼清曰万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呂註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不測之陰向于明而可見之陽故曰万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冲氣以爲之知蓋陰與陽一也冲氣一也万物不得一無以故也

○德清曰此承前言道体冲虛而爲天地万物之本誠人當以道爲讓以謙自

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

平章之詞

已愈多亦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

處也○蘇注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各一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万物生物雖有万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物生千三而三生千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老子解曰王公大人也而自稱孤寡不穀是益之而損也道無形也而生一生二生三以至万物是損之而益也此皆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因其教而知之矣然万物負陰抱陽皆稟冲和之氣而乃有強梁不得其死者何哉吾將以為教我者之父

○註三才 易下繫辭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註三極 易上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正理字義曰三極云

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又曰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是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 抱負 韓文十九曰抱負其業東歸於家 冲虛 儀礼序曰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 生生 上繫辭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究於鬼神乎

月盈 易豐卦彖曰日中則具月盈則缺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盈不 易乾卦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強梁 論語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

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為

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眾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為師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 翼云馳騁使使也
堅猶剛強不曰剛強曰堅
變又此韻也無間 內也
至剛者天下莫能凡而至
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
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
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
也○子由注云以堅御堅
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
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
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
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
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
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
為故能從使眾強出入群
有○嚴君平曰有為之為
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
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
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變化天
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德清曰此
承上言無為之益以明不言之效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
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
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
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
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
無隙之際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

○註穿石 前漢書牧乘傳泰山之巖穿石

縫罅 佛書曰鐵丸無縫罅○正理字義全無此字縫罅

營衛 素問營衛生會曰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注營氣者陰氣也衛氣者陽氣也

妙用 碧巖第五曰縱橫

名與 翼云多猶重也薛
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
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正
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
也知幾奚殆○呂註則士
之所徇者名也而至于殘
淫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
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
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于
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
于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

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
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
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
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
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可以長久

老子經卷下

十

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因而其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非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非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德清曰此言名利損年誠人當知止定也

○誼費心力 桓子地廣日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糶費心力而無功
危殆 中庸危曰或危殆而不安 千古 朱子語錄卷十六曰千古古如何知得
受用 碧巖第三曰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 呂註万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太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万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冲唯其若冲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者也故若拙大辨者不言而辨者也故若訥如是無定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况夫跡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林子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而靜而為天下正也○唐白居易曰天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謙蕭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致聰察不殺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莊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

父之人化波黠得之故不
田闕而東海之政成曹參
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
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
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
清靜之所致耳○德清曰
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
為二故能勝物而物不能
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也

天下 翼卻屏去也糞糞
田也吳勿清本糞下有車
字以張衝東京賦卻走馬
以糞車為證戎馬戰馬也
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
戎馬生於郊言兵以不還
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希聲註夫天下有道之世
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甲
兵動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墮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
其惡有二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

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已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
真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林子曰昔司
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夫天地且不足而况人乎其且
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己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
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
知足之足常足○德清曰
此承上清淨無為之益甚
言多欲有為之害以誠人
君當以知足自守也

○註糞田 孟子滕文公
上曰以年糞其田不足則
必取盈焉
爭戰 孟子離婁上曰爭
地以戰

不出 蘇註性之為歎充
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
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

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
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
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
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猶曰為天下
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

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

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

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為罪為

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為足則常足矣

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

庸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
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
性分于耳目內為身心之
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
塞見不出視聞不出所戶
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
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
求之是以弥遠而弥少也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
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
不勞而成之矣○德清曰
此章承上言聖人所以無
為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已
也

○註足述 莊子胠篋篇曰足述接乎諸侯之境
目力 孟子離婁上聖人既竭目力焉
易曰 上繫辭曰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以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為學 翼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
為者勝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取天下○息齋註為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為道所以去
妄故曰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曰益者所以為且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于
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
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
物尚不可得而况于取天
下乎○蘇註不知道而務
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
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
道顧視万物無一非妄去
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
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
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
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
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
德清曰此承上言無為之
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

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
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覩牖亦
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
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
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聖

人之道其為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亦此意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
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則日曰求自益為道則日曰求自損故前
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

註大慧 大慧書下答
呂即中書云士大夫讀得
書多底無明愈多讀得書
少底無明愈少

黜聰 莊子大宗師曰隨
枝跡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

天智 莊子刻意曰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云注知私
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
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

聖人 蘇註虛空無形因
万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
方有圓為圓如使空自有

形則何以形万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自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
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論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論
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謂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
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

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予善無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
以善者不於惡者不溫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呂註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原雖有
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已而矣也○德清曰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
故無不可教之人也○林氏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
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於善
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
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
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
乎改其不信而復於信
乎故曰德善○元澤註善
惡生正妄見妄見生平自
私公干大道則雖目觀善
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
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
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
之善非憐而怨之乃不覺
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
也是以方法雖殊等為實
相信與不信混為一體知
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
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
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

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廢肢體去
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取
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
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
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
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
慄慄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
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
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
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待之
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

多知實實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老子解云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易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爲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人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孩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溫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太肯所以能無爲者哉

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待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德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非以其不信爲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

○註疑圃 通鑑唐高祖紀曰射獵無所疑間 不億 論語憲問曰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注億未見而意之也不信謂人疑已 徒頰功恐懼也 圭角 小學嘉言曰以無圭角爲相敬愛注無圭角謂去方而爲圓

○圍生 異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假于無莊子曰万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始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山無乎入皆以山爲生入爲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爲已有如轄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過兇音似山海經兇出湖水之南蒼黑色色亦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蘇注云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青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矣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千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于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筆乘此十

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也○諸子品節注云凡出於生則入於死矣生之類不一死之類不一凡民之求生動而入於死地者亦不一也何者以其貪生故求生而得死也徒類也十有二言多也生生之厚凡富貴利達肥甘声色奉養皆是云評云十有二諸家類多穿鑿往往為古人所愚○林子

在武夷有二方生爭論出生入死章不懷氏曰十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下有四肢手足二故其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生之厚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邪有作交秋無以為氏曰大抵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有頭二千二足者五體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其所以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於人之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已來質林子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五臟四門四躰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為氏之所謂內五臟外五躰與夫精氣神三者是乎不是乎余惟以善攝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也乃以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且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是生無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講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在天為南北斗在躰為九竅四肢在用為六慾七情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竟無離此指水火之成教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二生天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亦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健乎赤龜纒動靈龜遂行應速於谷發疾於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

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寂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泯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二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二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二

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未為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為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

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
死地亦有三人○德清曰
此言聖人所以以超乎生
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
忘形之主善得無生之理
也○真誥六云夫可久於
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
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
然後能養至養至則合真
然後能以登生氣之二域
望養全之寂寂視万物玄
黃盡假寄耳豈可不勲之
哉氣全則辟鬼邪養全則
辟百害入軍不逢甲兵中
行不觸虎兕此之謂矣
○註綱領 大學注明德
親良至善此三者太學之
綱領也陳氏曰細以天細
言如細之有細細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囊之有領領舉而囊順
沒從公常糾紛○孟子蒙引云正酌註莊子與涓借出註涓狀而漏出者涓也然則涓沒二字
似有浮沉之意蓋涓者乍出乍入之義不全是沒也

把得
動輒
鄭重
軍旅

碧巖卷二曰信得及把得住
前漢書王莽傳注曰鄭重猶煩煩也○秋名曰鄭重懇懇也
論語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

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
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
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
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
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
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
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
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

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
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
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
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
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
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
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
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

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
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
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
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
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
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
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
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

道生 通義曰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與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恃貴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集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德清曰此言道德為萬物之本欲入休道虛懷而造乎至德也○希聲注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

村者事也成其用者辨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直精之軀德者妙物之用然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執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既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亨量其用謂之壽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管觀章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註莫之為 孟子萬章上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也
超出 正理字義曰超出輪廻
生 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

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

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

三主宰 圓覺經曰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已主宰

天下 莫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空閱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供即此義不可見窺目小不可加得曰承遺唯季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捨而充裘曰襲○蘇註無名天地之始有各万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在客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万物也聖人跡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忘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聞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

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如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万变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林子曰大抵老子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以為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非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何身也豈非狄氏所謂太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為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太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軀者是我真常之一太身也○林子

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

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

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
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
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
常名小者以其無而無所
不入也故小乏也常清靜
經曰真常得性即常即性
既得性矣而天下之至明
在我也而塞兌閉門非所
謂守柔乎○德清曰此言
無道之方當以皆物合道
為要妙也

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
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
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
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
矣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為至明所主者剛退
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
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
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

使我翼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存張曰施高之反也夷平也路快而捷為徑除治也傳曰
糞除先人之敝序是也青赤為文色綠為米傳奕云米是古文糞字資貨一作財貨盜卒誤作
盜卒今從韓非本○韓非解朝甚除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
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節功詐飾功詐則知
承文知承文之謂服文承
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滯
修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
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
夫節智故以至於傷國者
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
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
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
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
太姦作則小盜隨太姦唱
則小盜和竿也者五声之
長者也故竿先則鐘瑟皆
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太
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
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承
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
餘者是之謂資貨○林子
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太

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
窮也常或作襲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
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
文承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
非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而

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為
已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太
道以為天下而王道在我
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
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
以育万物而万物有不育
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
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
其夷者乎。○德清曰：此言
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
歎道之難行也。

○註施為 近思錄治身
篇其施為寬裕祥密

宮室 尚書泰誓曰：惟宮
室臺榭陂池侈服，注：土高
曰臺，有木曰榭。

厭足 孟子離婁下曰：此其為厭足之道也。○列子第七楊朱篇曰：羨厚復不可常厭足。
富強 桓子非鞅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
誇其能 書說命中曰：矜其能，喪厥功。

善建 異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前，小可從韓非本。○蘇註：世豈有建而不拔，抱
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玄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
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
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
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
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
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
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
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
之耳。○德清曰：此言聖人
所以功德無究，澤及子孫
者，皆以真修為本也。○林
子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
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
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
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
道而建也。以道而建，其有
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
無所於建而建者，夫誰得
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

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為皆有道者之所
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人之求
道不知適正好，行利徑之路。譬如有一國家者，治
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為宮室臺榭之類也。朝
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為
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
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語也。
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

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
等處，可謂工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
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
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
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
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

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
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
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能
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
其德有不直乎。由是而推
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
是而推之。於邦於天
下其德有不長有不豐有
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蓋
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
道之然無所不包而此道
之用無所不達也。

天下之然哉以此

長上聲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
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
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
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實而無偽修諸家
則積而有餘慶脩諸鄉則為一鄉之所尊脩諸
國則其及人者愈盛脩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

○註生 書千前

無偽 孟子滕文公上曰國中無偽
餘慶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
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
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
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
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
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

含德 翼云毒蟲蜂虿之
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
攫鳥鵬鷃之類以羽距擊
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
握握指為握固鯨子垂反
也說文云赤子陰也秀平

声嘎所嫁反声嘶也又啼極無声曰嘎一作嗑不嘎黃茂枕云古本無嗑字嗑不便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龍會騰藏回反說文亦予陰也从肉充声又或作賧見老子或作屮出聲類又遵絳切義同又即委切又先韻荀緣切縮也云嗑於亦反臨濟錄夫如嗑之器不難貯醜醜如太器者直要不受入惑注斯音西嘎所切○木網鹿部轉志曰王師授于鹿峻九方云鹿原純陽而峻者天地初分之氣牝牡相感之性也時珍曰老子云云峻子催及赤子陰也今作鹿精之名亦未為穩○呂註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此其長也耳自交于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及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德清曰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為外物之所播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蘇注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見之者皆言其狀而已未

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

及其用也夫嬰兒自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無物莫得而見也况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焉由傷之

○註釋二 朱子語錄卷二曰赤子之心未有所知純一無偽 純氣 莊子達生篇爾尹曰是純氣之守也注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 傳曰左傳壽公十六年傳曰春鷹揚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邇來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注祥吉凶之先見者疏云吉謂之妖此總云祥者彼對又耳書序云毫有祥系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青祥百祥之類惡事亦稱為祥祥是總名 志勳 孟子

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嗑不嘎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嗑咽喉也嘎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之而不易矣知此常之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

公孫瓦上志壹則動氣氣
蓋則動志也 速已 孟
子滕文公下曰如知其非
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者 善虛註君平曰五
味不口五音在耳如耳非耳
如苦非苦如齒非齒如羽
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
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
也音味尚余况妙道乎所
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也塞兌閉門已見第廿二
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
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
無言故與損聰乘明之說
夫道無形不可以目取不可以
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廿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
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跡則進餘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
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万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危言日出而應

妄是以謂之玄同○德清曰此言聖人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道
玄同也○元澤註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無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
不物于物况可得而親疎貴賤之辨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
之歸而常貴也○莊子知北游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注知者不言此
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
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
息齋曰塞其兌謹其出也
閉其門閉其入也挫其銳
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
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
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
也無出入無內外無已我
是謂玄同
○註藏之 易上繫辭曰
退藏於密 見于前
條理 孟子万章下曰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

以此為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
不謂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為也已者止也三
句已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
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
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
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礪之使無圭
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
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
也有此玄同之道即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
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之外也此
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 蘇註古之聖人素
遠能近無意于用兵唯不
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
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
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
敗之執者失之唯謙道者
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
天下服之矣人主多忌諱
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
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
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
謀則其上賊而昏矣人不
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
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
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
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
賊矣○林子曰夫法令本
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愈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為姦也惟其滋彰故日多有
○德清曰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為正而不可用奇功以誘民○通義曰技才能
也巧巧詐非止工藝也奇物謂珠玉珍玩奇異難得之物非止器用也○老子解曰天下本無
事故以無事取天下無忌諱而亦無多器無技功無法令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
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
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
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為有心無為而為則可以

○註防禁 後漢書楊璇傳云防禁嚴密無由自訟 便利 後漢書孝王京傳云宮中多不
便利 桔槔 莊子天運曰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字彙曰桔槔以
機汲水器也○郁離子曰鄭人學為蓋桶 貝 三年藝成而太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桔槔治田
也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矣 命
技藝而學兵器其年已老
機械 堅按機王發也要
也械極枯也一曰器之總
名莊子天地曰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
自不備注機器械也

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
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為可以此道也忌諱防
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
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
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
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為好靜無事無
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翼隨音門缺殘錄也一作缺缺失望見以其察察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哀也廉稜也劇居衛反割也皆謂其利傷物也○德清曰此詳言上章有為之害而示之以無為之方也悶悶無知見○息齋註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醜六察察若有得于已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復化而為妖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當罰則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為正妖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細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通義曰倚伏者依於傍也伏者藏於下也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曰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正正者

○註頌磻 前漢書河武子傳云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為頌磻倚伏 後漢書張衡傳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

漢言賈誼傳十八云人王之尊卑如堂殿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十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言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注級等也廉側隅也○綱鑑註堂隅也劇 字彙曰居崑及音貴傷也割也

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為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刺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無隅則不割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刺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

焯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父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入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

治人 韓非解衆人之用神也操操則多費多費之謂移聖人之用神也謂移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天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愚暗於禮猶未知返嗇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愚暗之形其無服從於道理以林發服故曰夫唯嗇是謂嗇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且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且至者嗇服者也故曰嗇服是謂重積德○蘇註凡物方則割廉則削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削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林子曰服者服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服則不能嗇○又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

長生也心不生滅秋氏之常道秋氏之長生也○德清曰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爲外王內聖之道也○荀悅申鑑云或問曰有養生乎曰養生兼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性理大全曰治人事天莫若嗇追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教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老子解曰治人而嗇則莫知其極而國人安矣事天而嗇則可以長久而得深根固蒂之道矣人能知此而早服膺則一日有一日之積而德之積者重矣嗇之不可不早也如是否則安能長生哉

○註以善 孟子離婁下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看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不瞬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尔先學不瞬而後可三言射

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爲國而長父母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抵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抵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

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
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之
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為安靜不擾此

治大 韓非解工人數變
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播徙
則三其功一人之作且日
半且十日則五人之功
矣万人之作且日半且十
日則五万人之功矣然
則數變業者其人弥衆其
虧弥大矣凡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
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
事大衆而數播之則少成
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
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
賊其沢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呂注夫唯神不傷人則神皈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
皈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皈焉○德清曰此言無為之益福利于民返顯有為之
害也○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且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者何也無為而已矣夫無為之道豈
足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傳傳不云乎國將與聽於

人國將聽於神聖人以道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誕之說
陰邪之氣舉不得好乎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夫通國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何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民神不至難操鬼神盡其道而為鬼神之神
聖人盡其道而為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皈焉○通義曰愚謂
烹小鮮與鬼不傷人義不
相蒙予直以為有字之誤
均以不擾為事烹恐糜爛
其質言恐驚擾其生烹期
於適口言期於生物此下
載不疑之案体道者孰取
焉

○註 字彙云頓下首
至地也又貯也

擾之 書論命中日礼煩
則乱

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
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
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
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
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滄
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
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
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為然也地盡地之道不

天則 莊子德充符，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侵越 抱朴子君道篇曰立朝牧民者不得侵越官局

一本 韓非本作聖人亦不傷民

于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二本多一民字誤也

天國 蘇註天下之版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靜猶眾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老子儻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眾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勝牡也以靜為之下也牡性剛躁而牝以陰靜安於其下又則為柔所伏矣由是觀之

下入者取入之道也○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入有心以取入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無心以下入無心以取入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尔小國不過欲以入事人而得其所欲已尔又何以謂之大者宜為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入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其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狩入○德清曰此言君天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入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

下者當以靜勝為王不可
以力相尚也○吳注交會
也夫國者諸小國之交會
如水之下流為天下眾水
之交会也此不先動以求
壯壯常先動以求壯動求
者招損靜侯者受益故曰
以靜勝壯動求者居上靜
侯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
或曰牝字其一疑何大國
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
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
甘處千里俯伏以下大國
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
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
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
而取大國之容也大國下
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
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思乎
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意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
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通義以取取入也而取取於人也

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
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為喻爾下流者自處
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
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
為道故曰以靜為下以天取小曰以取以小取
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
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
鐫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

○註強盛 後漢書西域
傳曰鄯善王亦始強盛

勞攘 在干性理大全於
序書之

黃茂材知荆門軍事享燕
間造老子註

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
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
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
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庵有
老子勞攘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
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
有味通處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善舉於人不取直之事文
長詞多故各而不載宜見
彼集矣

柳落 句會云落居也人
所聚居

庸人 家語五儀解曰孔
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
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
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
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
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
所執此則庸人也○書歸
堂記曰庸人孺子皆得易
而侮之

改過不吝 尚書仲虺之誥曰
改過不吝

惡人 孟子離婁下云西
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不潔汗穢之物也惡人醜見者也
詩不云 史記東方朔傳又韓退之卷張籍書皆有詩不云乎之字○前漢書宣帝紀云詩不
云乎民之失德乾錄以愆○後漢書章帝紀曰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為無 冀為當為也純甫云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眾人所為者有為之事
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蘇註聖
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
而已蓋人情之所不意者然也然及其愛念之情意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
小難多而易不至於難而
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
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
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
有不濟者哉○林子曰事
即為也所為之事也大小
多少論語所謂無眾寡無
不大也林子曰夫道本無
為也而曰為無為者非無
為也而無為以為之尔道
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
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
尔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
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
為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
味故能為之而無為事之
而無事也○德清曰此言

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
慕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
為善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義厚禮求
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
故曰不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
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有
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齊
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

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
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
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
真切工夫凡有為謂智
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
名利欲○常清靜經曰大
道無情夫既曰無情矣何
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為
一焉者地則亦何怨何德
今日報怨以德則是猶知
有怨有德矣殊不知此乃
與有怨德私情而為刑戮
之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
怨寬身之人也以怨報德
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
其能不與世而相為酬酢
邪亦惟渾渾悶悶相忘於
太順大化之中已尔不知
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
報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
以怨報德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此而已矣不知是不足以為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大
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知是不足以為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知是不足
是以為老子○論語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注或人
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鶴林玉露人集卷四有以德報怨之論

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
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
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
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大
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
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
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
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

○註過當 前漢書程鄭傳云然其屬得過當於熾盡

○轉 唐文萃何諷夢湯
賦曰奔九江走五湖手不
暇於轉轉

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
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幹
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
無難况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
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為易也

其安 翼脆此乃反判一
作破成一作履今從傳矣
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
亂者心未染時幾平聲復
反也作一作轉非既曰自
然矣而又轉之非自然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
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

老子經卷下

三十三

今從韓本○德清曰此釋上章圖○帝王易為大方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為人之道不為以為學道之操徑也○息齋註聖人當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自然而積思自益法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于自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已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况於怠於忘於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

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反聽復象人之所通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之病哉○吳註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天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劉註言欲象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象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象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象人之所學故曰復象人之所過

○註一貫 尚書旅啟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象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

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為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終始 按尚書曰慎終於始之謂乎

聖人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待之貨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爲

古之 翼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旁周曰遠及及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蘇匡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戴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劉仲平注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干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集解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音拙者愚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形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采

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

予謂其言似老莊云○德清曰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為本不可以智誇民也○五雜俎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蒼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為矣

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及者復

○註點道 性理大全程氏曰老子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賈誼過秦論曰於此廢先王之道滿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秦紀曰愚黔首○史記秦紀曰愚黔首注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前漢書貢禹傳東西南北各用智巧 相尋 古之稼說曰鈿稷錢又相尋於上

江海 息齋注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况欲與之爭乎○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欲於上人先入而為之讀者不以辭章意可也○德清曰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服之如水之就下也○蘇註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入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也先耳○呂注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

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太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身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也非善安德者能若是乎
故曰天惟不爭故天下莫
與之爭

○註愚夫 尚書五子之

歌曰才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注君失人心則
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
一能勝我矣

△巳 尚書大禹謨曰帝

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
野無遺賢万邦咸寧稽于
衆舍巳從人注程子曰舍
巳從人最為難事巳者我
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沮守
巳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
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
教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乎衆舍巳從人是也聖
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
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况他人乎語意
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
為厲已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已舉天

天下 韓非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
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
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万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月之閉凍也不固
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
大地不能常移常費而况
於入乎故万物必有盛衰
万事必有弛張國必有文
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
士檢用其材則家富聖人
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
戰其卒則民聚民聚則國
廣是以奉之曰檢故能廣

○董註此假用兵以明道
貴在干守慈也或云若以
入身言之則邪念多干敵
圓利欲勝于鋒銳蓋亦寡
欲以至干無欲以全其所
寶子○集解不肖謂無所
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
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各
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

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
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
不肖若實於物則是亦一
物而已何足以爲大○林
子曰夫老子乃孔子所從
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
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
真肖以老子爲不肖與林
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
以老子爲不肖也不亦宜
乎○五雜俎曰老子三寶
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
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處
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釈氏
則色想愛識一切不留此
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
後來地矣譬之樹葉今歲
結實太盛明歲必無在譬
之甲用今日太飽明日必
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即大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
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
此常語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
之心處之肖象也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
也若自以爲有所肖象則爲細人矣非大人之
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語如此發明也

○註左傳 左傳僖公二
十三年傳楚子曰晉公子
廣而儉注公志廣而依儉
疏云廣大者失於奢儉故
美其能儉也晉公子重耳
也

○圓接 齊物論注構合也
應於外者爲接言人夜則
安寢平且以來遇合之間
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
鬪然日自如是故曰與接
爲構日以心聞即孟子所
謂且晝所爲有格于之者
繩氣 莊子達生篇于列
子問開尹曰至人潛行不
窒蹶火不熟行乎万物之
上而不標請問何以至此
開尹子曰是純氣之守也

丁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
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
於已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
故爲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
語儉收斂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
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爲
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
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

注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
一不雜也

天誘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傳曰今天誘其衷
中也
天奪 同二年傳曰天奪之監林堯叟直解曰監鏡也是天奪之監使不得以自照

善為 異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蘇注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武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入也以我故殺入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

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林子曰士戰士也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為一而聖人則亦與道為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為古之極乎○德清曰此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積上三寶之意也

○註士師 語微子云柳下惠為士師云註士師蘇官也

怨兵 漢魏相傳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兵兵兵志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怨者謂之怨兵兵怨者敗貪兵驕兵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闔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都在其中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王明刑豈以健吏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用人為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 真用兵有言古兵

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戶剛及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躍虜兵五兵戈示安戰于也論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声喪去也抗舉也○蘇注王造事者也容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室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入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吳注進守難進也退尺易退也○德清曰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狀上三寶以慈為本之意也○老子億不敢為主而為客史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憐恤不嗜殺入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為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敵恃之以加入猶無臂也前雖有所施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為喻也用兵者不敢為主而為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為行以不擢為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為

也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註兵家 孫子講義曰示敵以低示敵以弱此皆

自眩 眩當作眩蓋眩眩字相似故誤矣眩行賤賈或作術術會自於也

擊鼓 詩邶風曰擊鼓其鏜鏜躍用兵注鏜擊鼓聲也踴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

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為喜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 翼宗者族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蘇注道
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
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
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
乎人能然此以應物豈不
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
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
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
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
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
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
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
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
也○呂注何謂宗無為而
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
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首
爵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
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
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德清曰此章示人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
而自得也○家語三恕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是於此被褐而懷玉何知子曰國無道隱之
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
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主也
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爲
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
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既言天

知不 息齋注知者逐物
故多爲不知者返本故近
真人能知不知爲近真知
知爲多僞則爲上矣僞不
知知之爲僞而徒益其知
則是以病爲藥其病有不
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爲病
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者以其知之也○集解知
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
知知者性之動也收於物
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
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
能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
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
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
○呂注南伯子綦曰我悲
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

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
章不矣不足以爲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已而
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
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

大者吾又悲夫悲入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慕者可謂病病者乎
○德清曰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

民不 冀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大也本跡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皆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焉而無不覆憐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是狹其所居矣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仰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德清曰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為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息齋註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

人足於內視入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入不畏已者難使我忘入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然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下且安矣

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善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

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敕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細繹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眾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 翼殺猶死也利謂

舒緩也王作垣嚴作默不
如作繹為長蓋默則重不
言坦則近不爭也○息齋
注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
于不敢勇于敢者蹈中庸也
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
故曰白又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自
及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
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
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
輕于用勇人之所嫉天
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
難之况眾人乎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
知其惡于用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
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吳註敢為惡之人乃天所
惡然天之所惡深味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
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人非如人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
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
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
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
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
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

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入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執應之速不待言及之
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
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
之也○德清曰此言天命可畏執應昭然教人不可輕忽也

○註曉然 荀子臣道篇

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

也注曉然明喻之見

○惡盈 易謙卦彖曰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凡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

感應 後漢書張皓傳曰

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

乾以 繫辭上云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

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

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

太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

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

以簡而能成物

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
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嘆世人之不知也聖人
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為難能也天
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
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坦
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而善謀之
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然雖甚疎闊而無有漏
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惑也聖人之於道

雖以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

民不 薛注我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遺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日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離朝，有十人棄市，春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万物之至極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宜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謂矣。○德清曰：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

○註奇表 柳文卷二十五曰：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表，注奇音羈表，與邪同。○字彙曰：表徐嗟切，音斜，不正也。

而悲 家語六本云：切切而悲。

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表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表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為國而切切於利，是代造物者。

拙工 孟子盡心上曰孟
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
繩墨

斷刑 淮南子齊俗訓曰
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
劉削鑿柄也

天討 臯陶謨曰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

民之 真稅租也純甫云
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即
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
此章之言由租及精要飯
其重于此耳○蘇注上以
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
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
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
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
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
為而生自全矣○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為而曰難治也集解上有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
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生之厚者役主心多則勞生
而害和平用物私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為者而曰賢於貴生
也集解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德清曰此釋上章民不畏死

之所以教道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為本也○呂註一夫之耕足以食數戶則奚至於餓哉至
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邪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矣難治哉而至于難治者非以
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
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
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
民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
治無有也

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斷刑則鮮有不
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
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
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致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
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

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
治者通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
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
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
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
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
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

人之 蘇注冲氣在則勝
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
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
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
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
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
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
必強大○荀子曰強自取
程兵強者則敗○常為弱
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程
常為眾木之所壓○德清
曰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
在上者當先自化而後可
以化民也

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
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
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

○註拱把 孟子告子上曰拱把桐梓注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
宰上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傳秦伯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介
何知中壽介墓之木拱矣杜注介字曰拱又公羊傳僖公三十二年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
叔子諫曰千里而襲入未有不下者也秦伯怒曰若介之年者等上之木拱矣注宰家也拱可
以手散抱

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
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
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共猶宰上木拱之拱
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
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

天之 異抑之舉之二句
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
天道凡弛弓俯其狀則弛
在上強向下張之而抑其
狀則弛向下強在上是抑
附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強
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
有餘如抑其附而使之下

世補不足如舉其端而使
之高○雅中央把死也辨
子表也○蘇注張弓上筋
弛方一留改以况天之抑
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
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万
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
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
道者無以堪此為而特成
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
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息齊注衰多以益寡者天
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
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已有
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
万物而不恃其能功盖天
下而不居其功利沢施于
天下而不欲見其賢惟有
道者而後如此○德清曰此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

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
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弛
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
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
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
入而益已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
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

○註易言 易損卦彖曰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
卦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
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天下 蘇注正言合道而
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
祥為殃故也○老子億受
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
賤事是也受國之不祥
如湯事葛文主事昆夷是

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易言
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
看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
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曰損
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

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耻負之為強而不知包羞忍耻之有益故視之若反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德清曰此結通篇柔弱之意欲入知而能行也○宏甫註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隸陷故攻堅強者其隸于柔弱柔弱者小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益若反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水為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

○註千金

韓非子曰千金之堤以蟻穴而壞

忍辱 杜牧題項羽詩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

知大 具注契者刻木為券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于人曰券契有左右左契在王財

國之垢者方可為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

物者之所存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集解契者兩書之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德清曰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為當時計利者發也○蘇注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未故外雖和而內未妄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左以妄為常馳騁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太怨對將渙然水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入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

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為主微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

小國 吳注十人為什百人為百什伯之器重人之器無所為不食之重人之器無所相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老

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
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
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干
外自見于內如此也舟車
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
什伯之器也○翼漢書謂
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類
師古注曰五人爲伍十人
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
伍之具爲什物不用者無
往來免備備者備役也舟
與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
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
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
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
足則無事諮詢財足則不
相乞假○蘇注老子生干
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
救之故干書之終言其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誠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
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定而外無所慕
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老子
意章內三使字皆有深意蓋必有悶悶之政而後有淳淳之民及薄飯厚固不可以易而致○

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
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
侯○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
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
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以
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

德清曰此結繩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繫辭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
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朱子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
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爲記都不相亂徐氏曰書文字也契合納也言有
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孟子公孫及上曰雞鳴狗吠相聞而
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
○註民井 說文井八家
一井○市井邑居爲市野
廬爲井古者二十畝爲一
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
恃力 史記伍子胥傳云
書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素朴 莊子馬蹄曰素朴
而民性得矣

紛爭 韓退之詩曰初喧
或紛爭中靜雜嘲戲

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
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
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
素朴也其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雞狗
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
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
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者 蘇注信則為實而
已故不必羨美則為觀而
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
不求辨以辨為主則未必
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
博博字而且益者未必知
道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
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
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
實也勢可以利入則可以
害入矣力足以為之則足
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
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
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
万物宗者地凡此皆老子
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
道之大畧也故于終篇復
言之○老子億羨謂華采也
有道之言直指本真不事
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
道之直言也善得道者也
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忘
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
學日損無事博洽○德清
曰此結通篇立言之旨以
明老氏立教之宗也○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辯 辯者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 既以為人
已愈 有既以與人 已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
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
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
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

○註莊子 齊物論云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注小成小見也下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
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

美利 易乾文言曰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
利

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
入也而在已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已者
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
入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
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
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
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
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大尾

老子經卷下

道德經上下篇余嘗採諸註之約言考
文字之來源書以付梓已向二十年
舊刻靡亂脫誤惟駁於是乎剞劂比重
請改正余不得辭之世務之暇增補不
足除却有餘以應其需庶幾有小補將
來云延寶二年甲寅秋七月德倉昌堅
書於洛陽銅駝坊

二條通玉屋町上村次郎右衛門重刻



